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第四十四回

湯總鎮成功歸故里　余明經把酒問葬事

話說湯鎮臺同兩位公子商議收拾回家　雷太守送了代席四兩銀子　叫湯衙庖人備了酒席　請湯鎮臺到自己衙署餞行　起程之日　闔城官員都來送行　從水路過常德　渡洞庭湖　由長江一路回儀徵　在路無事　問問兩公子平日的學業　看看江上的風景　不到兩十天　已到了紗帽洲　打發家人先回家料理迎接　六老爺知道了

一直迎到黃泥灘見面請了安弟兄也相見了說說家鄉的事湯鎮臺見他油嘴油舌惱了道我出門三十多年你長成人了怎麼學出這般一个下流氣質後來見他開口就說是稟老爺湯鎮臺怒道你這下流胡說我是你叔父你怎麼叔父不叫稱呼老爺講到兩个公子身上他又叫大爺二爺湯鎮臺大怒道你這匪類更該死了你的兩个兄弟你不教訓照顧他怎麼叫大爺二爺把六老爺罵的垂頭喪氣一路到了

家裏湯鎮臺拜過了祖宗安頓了行李他那做高遠縣知縣的乃兄已是告老在家裡老弟兄相見彼此歡喜一連吃了幾天的酒湯鎮臺也不到城裡去也不會官府只在臨河上搆了幾間別墅左琴右書在裡面讀書教子過了三四个月看見公子們做的會文心裡不大歡喜說道這个文章如何得中如今趂我來家須要請个先生來教訓他們纔好每日躊躕這一件事那一日門上人進來禀道揚州蕭二相公來拜

湯鎮臺道這是我蕭世兄我會着還認他不得哩連忙教請進來蕭柏泉進來見禮鎮臺見他美如冠玉衣冠儒雅和他行禮奉坐蕭柏泉道世叔恭喜回府小姪就該來請安因這些時南京翰林侍講高老先生告假回家在揚州過小姪陪了他幾時所以來遲湯鎮臺道世兄恭喜入過學了蕭柏泉道蒙前任大宗師考補博士弟子員這領青衿不爲希罕却喜小姪的文章前三天滿城都傳遍了果然蒙大宗師賞鑑可

見甄抜的不差湯鎮臺見他說話伶俐便留他在書房裡吃飯叫兩个公子陪他到下午鎮臺自已出來說要請一位先生替兩个公子講舉業蕭柏泉道小姪近來有个看會文的先生是五河縣人姓余名特字有達是一位明經先生舉業其實好的今年在一个塩務人家做館他不甚得意世叔若要請先生只有這个先生好世叔寫一聘書着一位世兄同小姪去會過余先生就可以同來每年館穀也不過五六十金

湯鎭臺聽罷大喜留蕭柏泉住了兩夜寫了聯書即命大公子叫了一个草上飛同蕭柏泉到揚州去往河下賣鹽的吳家拜余先生蕭柏泉叫他寫个晚生帖子將來進館再換門生帖大爺說半師半友只好寫个同學晚弟蕭柏泉拗不過只得拿了帖子同到那里門上傳進帖去請到書房裏坐只見那余先生頭帶方巾身穿舊寶藍直裰脚下朱履白淨面皮三綹髭鬚近視眼約有五十多歲的光景出來同二人作揖

坐下余有達道柏泉兄前日往儀徵去幾時回
來的蕭柏泉道便是到儀徵去看做世叔湯大
人留住了幾天這位就是湯世兄因在袖裡拿
出湯大爺的名帖遞過來余先生接着看了放
在桌上說道這个怎麽敢當蕭柏泉就把要請
他做先生的話說了一遍道今特來奉拜如蒙
台允即送書金過來余有達笑道老先生大位
公子高才我老拙無能豈堪爲一日之長容斟
酌再來奉覆罷兩人辭別去了次日余有達到

蕭家來回拜說道柏泉兄昨日的事不能遵命蕭柏泉道這是甚麼緣故余有達笑道他既然要拜我爲師怎麼寫晚弟的帖子拜我可見就非求教之誠這也罷了小弟因有一个故人在無爲州做刺史前日有書來約我我要到那里走走他若帮襯我些須强如坐一年館我也就在這數日內要辭別了東家去湯府這一席柏泉兄竟轉薦了別人罷蕭柏泉不能相强回覆了湯大爺另請別人去了不多幾日余有達果

然辭了主人收拾行李回五河他家就在余家巷進了家門他同胞的兄弟出來接着他這兄弟名持字有重也是五河縣的飽學秀才此時五河縣發了一个姓彭的人家中了幾个進士選了兩个翰林五河縣人眼界小便闔縣人同去奉承他又有一家是徽州人姓方在五河開典當行鹽就冒了籍要同本地人作姻親初時這余家巷的余家還和一个老鄉紳的虞家是世世爲婚姻的這兩家不肯同方家做親後來

這兩家出了幾个沒廉恥不才的人貪圖方家賠贈娶了他家女兒彼此做起親來後來做的多了方家不但沒有分外的賠贈反說這兩家子仰慕他有錢求着他做親所以這兩家不顧祖宗臉面的有兩種人一種是獃子那獃子有八个字的行爲非方不親非彭不友一種是乖子那乖子也有八个字的行爲非方不心非彭不口這話是說那些獃而無恥的人假使五河縣沒有一个冒籍姓方的他就可以不必有親

沒有个中進士姓彭的他就可以不必有友這樣的人自已覺得勢利透了心其實歆串了皮那些奸滑的心裡想着同方家做親方家又不同他做他却不肯說出來只是嘴裡扯謊嚇人說彭老先生是我的老師彭三先生把我邀在書房裡說了半天的知心話又說彭四先生在京裏帶書子來給我人聽見他這些話也就常時請他來吃杯酒要他在席上說這些話嚇同席吃酒的人其風俗惡賴如此這余有達余有

重弟兄兩个守着祖宗的家訓閉戶讀書不講這些隔壁賬的勢利余大先生各府州縣作遊相與的州縣官也不少但到本縣來總不敢說因五河人有个牢不可破的見識總說但凡是个舉人進士就和知州知縣是一个人不管甚麽情都可以進去說知州知縣就不能不依假使有人說縣官或者敬那個人的品行或者說那人是个名士要來相與他就一縣人嘴都笑歪了就像不曾中過舉的人要想拿帖子去拜

知縣知縣就可以叉着膊子叉出來纔是這般見識余家弟兄兩个品行文章是從古沒有的因他家不見本縣知縣來拜又同方家不是親又同彭家不是友所以親友們雖不敢輕他却也不知道敬重他那日余有重接着哥哥進來拜見了備酒替哥哥接風細說一年有餘的話吃過了酒余大先生也不往房裡去在書房裏老弟兄兩个一床睡了夜裡大先生向二先說要到無爲州看朋友去二先生道哥哥還在家

裡住些時我要到府裡科考等我考了回來哥哥再去罷余大先生道你不知道我這揚州的館金已是用完了要趲着到無爲州去弄幾兩銀子回來過長夏你科考去不妨家裏有你嫂子和弟媳當着家我弟兄兩个原是關着門過日子要我在家添的二先生道哥這番去若是多抽豐得幾十兩銀子回來把父親母親葬了靈柩在家裡這十幾年我們在家都不安大先生道我也是這般想回來就要做這件事又過

了幾日大先生往無爲州去了又過了十多天
宗師牌到按臨鳳陽余二先生便束裝往鳳陽
租个下處住下這時是四月初八日初九日宗
師行香初十日掛牌收詞狀十一日掛牌考鳳
陽八屬儒學生員十五日發出生員覆試案來
每學取三名覆試余二先生取在裡面十六日
進去覆了試十七日發出案來余二先生考在
一等第二名在鳳陽一直住到二十四送了宗
師起身方才回五河去了大先生來到無爲州

那州尊着實念舊留着住了幾日說道先生我到任未久不能多送你些銀子而今有一件事你說一个情罷我准了你的這人家可以出得四百兩銀子有三个人分先生可以分得一百三十多兩銀子權且拿回家去做了老伯老伯母的大事我將來再爲情罷余大先生歡喜謝了州尊出去會了那人那人姓風名影是一件人命牽連的事余大先生替他說過州尊准了出來兌了銀子辭别知州收拾行李回家因走

南京過想起天長杜少卿住在南京利涉橋河房裡是我表弟何不順便去看看他便進城來到杜少卿家杜少卿出來接着一見表兄心裏歡喜行禮坐下說這十幾年闊別的話余大先生歎道老弟你這些上好的基業可惜棄了你一个做大老官的人而今賣文爲活怎麼弄的慣杜少卿道我而今在這里有山川朋友之樂到也住慣了不瞞表兄說我愚弟也無甚麼嗜好夫妻們帶着幾个兒子布衣蔬食心裏淡然

那從前的事也追悔不來了說罷奉茶與表兄吃吃過杜少卿自己走進去和娘子商量要辦酒替表兄接風此時杜少卿窮了辦不起思量方要拿東西去當這日是五月初三卻好莊濯江家送了一擔禮來與少卿過節小廝跟了禮拿着拜匣一同走了進來那禮是一尾鰣魚兩隻燒鴨一百个粽子二斤洋糖拜匣裏四兩銀子杜少卿寫回帖叫了多謝收了那小廝去了杜少卿和娘子說這主人做得成了當下又添

了幾樣娘子親自整治酒肴遲衡山武正字住的近杜少卿寫說帖請這兩人來陪表兄二位來到叙了些彼此仰慕的話在河房裡一同吃酒吃酒中間余大先生說起要尋地葬父母的話遲衡山道先生只要地下乾煖無風無蟻得安先人足矣那些發富發貴的話都聽不得余大先生道正是敝邑最重這一件事人家因尋地艱難每每擔誤着先人不能就葬小弟却不曾究心于此道請問二位先生這郭璞之說是

怎麽个源流遲衡山嘆道自家人墓地之官不設族葬之法不行士君子惑于龍穴沙水之說自心裡要想發達不知已墮於大逆不道余大先生驚道怎生便是大逆不道遲衡山道有一首詩念與先生聽氣散風衝那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尚未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這是前人弔郭公墓的詩小弟最恨而今術士托於郭璞之說動輒便說這地可發鼎甲可出狀元請教先生狀元官號始於唐朝郭璞晉人何

得知唐有此等官號就先立一法說是个甚麽樣的地就出這一件東西這可笑的緊若說古人封拜都在地理上看得出來試問淮陰葬母行營高厰地而淮陰王侯之貴不免三族之誅這地是凶是吉更可笑這些俗人說本朝孝陵乃青田先生所擇之地青田命世大賢敷布兵農禮樂日不暇給何得有閒工夫做到這一件事洪武卽位之時萬年吉地自有術士辦理與青田甚麽相干余大先生道先生你這一番議

論眞可謂之發矇振瞶武正字道衡山先生之言一絲不錯前年我這城中有一件奇事說與諸位先生聽余大先生道願聞願聞武正字道便是我這裡下浮橋地方施家巷裡施御史家遲衡山道施御史家的事我也畧聞不知其詳武正字道施御史昆玉二位施二先生說乃兄中了進士他不曾中都是太夫人的地葬的不好只發大房不發二房因養了一个風水先生在家裡終日商議遷坟施御史道已葬久了恐

怕遷不得哭着下拜求他他斷然要遷那風水又拿話嚇他說若是不遷二房不但不做官還要瞎眼他越發慌了托這風水到處尋地家裡養着一个風水外面又相與了多少風水這風水尋着一个地叫那些風水來覆那曉得風水的講究叫做父做子笑子做父笑再沒有一個相同的但尋着一塊地就被人覆了說用不得家裡住的風水急了又獻了一塊地便在那新地左邊買通了一个親戚來說夜裡夢見老太

太鳳冠霞帔指着這地與他看要葬在這裡因這一塊地是老太太自己尋的所以別的風水纔覆不掉便把母親硬遷來葬到遷坟的那日施御史弟兄兩位跪在那裡纔掘開坟看見了棺木坟裡便是一鼓熱氣直冲出來冲到二先生眼上登時就把兩隻眼瞎了二先生越發信這風水竟是个現在的活神仙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後來重謝了他好幾百兩銀子余大先生道我們那邊也極喜講究的遷葬少卿這事行

得行不得杜少卿道我還有一句直捷的話這事朝廷該立一个法子但凡人家要遷葬叫他到有司衙門遞个呈紙風水具了甘結棺材上有幾尺水幾斗幾升蟻子開了說得不錯就罷了如說有水有蟻挖開了不是即于挖的時候帶一个劊子手一刀把這奴才的狗頭斫下來那要遷墳的就依子孫謀殺祖父的律立刻凌遲處死此風或可少息了余有達遲衡山武正字三人一齊拍手道說的暢快說的暢快拿大

杯來吃酒又吃了一會余大先生談道湯家請他做館的一段話說了一所笑道武夫可見不過如此武正字道武夫中竟有雅不過的因把蕭雲仙的事細細說了對杜少卿道少卿先生你把那卷子拿出來與余先生看杜少卿取了出來余大先生打開看了圖和虞博士幾个人的詩看畢乘着酒興依韻各和了一首三人極口稱贊當下吃了半夜酒一連住了三日那一日有一个五河鄉里賣鴨的人拿了一封家信來

說是余二老爹帶與余大老爹的余大先生折開一看面如土色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弟兄相助真耽式好之情朋友交推又見同聲之誼畢竟書子裏說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第四十三回

儒林外史第四十四回

敦友誼代兄受過　講堪輿回家葬親

話說余大先生把這家書拿來遞與杜少卿看上面寫著大槩的意思說時下有一件事在這里辦著大哥千萬不可來家我聽見大哥住在少卿表弟家最好放心住著等我把這件事料理清楚了來接大哥那時大哥再回來余大先生道這畢竟是件甚麼事杜少卿道二表兄既不肯說表兄此時也沒處去問且在我這裏住

着自然知道余大先生寫了一封回書說到底是件甚麽事兄弟可作速細細寫來與我我不着急就是了若不肯給我知道我倒反焦心那人拿着回書回五河送書子與二爺二爺正在那里和縣裏差人說話接了回書打發鄉里人去了向那差人道他那裡來文說是要提要犯余持我並不曾到過無爲州我爲甚麽去差人道你到過不曾到過那个看見我們辦公事只曉得照票子尋人我們衙門裏拿到了强盜賊

穿着檀木靴還不肯招哩那个肯說眞話余二
先生没法只得同差人到縣裏在堂上見了知
縣跪着禀道生員在家並不曾到過無爲州太
父師這所准的事生員眞个一毫不解知縣道
你曾到過不曾到過本縣也不得知現今無爲
州有關提在此你說不曾到過你且拏去自已
看隨在公案上將一張硃印墨標的關文叫値
堂吏遞下來看余持接過一看只見上寫的是
無爲州承審被叅知州贓案裏有貢生余持過

賍一欵是五河縣人余持看了道生員的話太父師可以明白了這關文上要的是貢生余持生員離出貢還少十多年哩說罷遞上關文來回身便要走了去知縣道余生員不必太忙你纔所說却也明白隨又叫禮房問縣裏可另有个余持貢生禮房值日書辦禀道他余家就有貢生却沒有个余持余持又禀道可見這關文是个捕風捉影的了起身又要走了去知縣道余生員你且下去把這些情由具一張清白呈

子來我這裡替你回覆去余持應了下來出衙門同差人坐在一个茶館裡吃了一壺茶起身又要走差人扯住道余二相你往那里走大清早上水米不沾牙從你家走到這里就是辦皇差也不能這般寡刺䨲道此時又同了你去不成余二先生道你家老爺叫我出去寫呈子差人道你纔在堂上說你是生員做生員的一年帮人寫到頭倒是自已的要去尋別人對門這茶館後頭就是你們生員們寫狀子的行家你

要寫就進去寫余二先生沒法只得同差人走到茶館後面去差人望着裏邊一人道這余二相要寫个訴呈你替他寫寫他自已做稿子你替他謄真用个戳子他不給你錢少不得也是我當家昨日那件事關在飯店裏我去一頭來余二先生和代書拱一拱手只見桌傍板櫈上坐着一个人頭戴破頭巾身穿破直裰腳底下一雙打板唱曲子的鞵認得是縣裏吃蒞飯的朋友唐三痰唐三痰看見余二先生進來說道

余二哥你來了請坐余二先生坐下道唐三哥你來這里的早唐三痰道也不算早了我絕早同方六房裏六老爺吃了麪送六老爺出了城去纔在這里來你這个事我知道因扯在旁邊去悄悄說道二先生你這件事雖非欽件將來少不得打到欽件裏去你令兄現在南京誰人不知道自古地頭文書鐵箍桶總以當事為主當事是彭府上說了就點到奉行的你而今作速和彭三老爺去商議他家一門都是龍睜虎

眼的脚色只有三老還是個盛德人你如今着了急去求他他也還未必計較你平日不曾在他分上周旋處他是大福大量的人你可以放心去不然我就同你去論起理來這幾位鄉先生你們平日原該聯絡這都是你令兄太自傲處及到弄出事來却又没有個靠傍余二先生道極蒙關切但方纔縣尊已面許我回文我且遞上呈子去等他替我回了文去再爲斟酌唐三痰道也罷我看着你爲呈子當下寫了呈子

挈進縣裏去知縣叫書辦替他稟了個文書回無為州書辦來要了許多紙筆錢去是不消說過了半个月文書回頭來上寫的清白寫着要犯余持係五河貢生身中面白微鬚年約五十多歲的于四月初八日在無為州城隍廟寓所會風影會話私和人命隨於十一日進州衙關說續於十六日州審錄供之後風影備有酒席送至城隍廟風影共出贓銀四百兩三人均分余持得贓一百三十三兩有零二十八日在州

衙辭行由南京回五河本籍贓証確據何得諱稱並無其人事關憲件人命重情煩貴縣查照來文事理星即差押該犯赴州以憑審結望速望速卯縣接了關文又傳余二先生來問余二先生道這更有的分辨了生員再細細具呈上來只求太父師做主說罷下來到家做呈子他妻舅趙麟書說道姐夫這事不是這樣說了分明是大爺做的事他左一回右一回雪片的文書來姐夫爲甚麽自己纏在身上不如老老實

實其佩呈子說大爺現在南京叫他行文到南京去關姐夫落得乾淨無事我這裏娃子不哭奶不脹爲甚麼把別人家的棺材拉在自己門口哭余二先生道老舅我弟兄們的事我自有主意你不要替我焦心趙麟書道不是我也不說你家大爺平日性情不好得罪的人多就如仁昌典方三房裏仁大典方六房裏都是我們五門四關廂裏錚錚響的鄉紳縣裏王公同他們是一个人你大爺偏要拏話得罪他就是這

兩天方二爺同彭鄉紳家五房裏做了親家五爺是新科進士我聽見說就是王公做媒攛的口子是出月初三日拜允他們席間一定講到這事彭老五也不要明說出你令兄不好處只悄微露其意王公就明白了那時王公作惡起來反說姐夫你藏匿着哥就躭不住了還是依着我的話余二先生道我且再遞一張呈子若那里催的緊再說出來也不遲逍遥書道再不你去托托彭老五罷余二先生笑道也且慢些

趙麟書見說他不信就回去了余二先生又具了呈子到縣裏縣裏據他的呈子回文道案據貴州移關要犯余持係五河貢生身中面白微鬚年約五十多歲的於四月初八日在無爲州城隍廟寓所會風影會詰私和人命隨於十一月進州衙關說續於十六日州審錄供之後風影備有酒席送至城隍廟風影共出贓銀四百兩三人均分余持得贓一百三十三兩有零二十八日在州衙辭行由南京回五河本籍贓証

確據何得謊稱並無其人事關憲件人命重情等因到縣准此本縣隨即拘傳本生到案據供生員余持身中面麻微鬚年四十四歲係廩膳生員未曾出貢本年四月初八日學憲按臨鳳陽初九日行香初十日懸牌十一日科試入學生員該生余持進院赴考十五日覆試案發取錄余持次日進院覆試考居一等第二名至二十四日送學憲起馬回籍肄業安能一身在鳳陽科試又一身在無爲州詐贓本縣取具口供

隨取本學册結對驗該生委係在鳳陽科試未會到無爲詐贓不便解送恐係外鄉光棍頂名冒姓理合據實回明另輯審結云云這文書回了去那里再不來提了余二先生一塊石頭落了地寫信約哥哥回來大先生回來細細問了這些事說全費了兄弟的心便問衙門使費一總用了多少銀子二先生道這个話哥哥還問他怎的哥哥帶來的銀子料理下葬爲是又過了幾日弟兄二人商議要去拜風水張雲峰恰好一个

本家來請吃酒兩人拜了張雲峰便到那里赴
席去那里請的沒有外人就是請的他兩个嫡
堂兄弟一个叫余敷一个叫余殷兩人見大哥
二哥來慌忙作揖彼此坐下問了些外路的事
余敷道今日王父母在彭老二家吃酒主人坐
在底下道還不會來哩陰陽生纔拏過帖子去
余殷道彭老四點了主考了聽見前日辭朝的
時候他一句話回的不好朝廷把他身子拍了
一下余大先生笑道他也沒有甚麽話說的不

好就是說的不好皇上離着他也遠怎能自已掐他一下余殷紅着臉道然而不然他而今官大了是翰林院大學士又帶着左春坊每日就要站在朝廷大堂上暖閣子裏議事他回的話不好朝廷怎的不掐他難道怕得罪他麼主人坐在底下道大哥前日在南京來聽見說應天府尹進京了余大先生還不曾荅應余敷道這個事也是彭老四奏的朝廷那一天問應天府可該換人彭老四要薦他的同年湯奏就說該

換他又不肯得罪府尹唧唧的寫個書子帶來叫府尹自己請陞見所以進京去了余二先生道大僚更換的事翰林院衙門是不管的這話恐未必確余殷道這是王父母前日在仁大典吃酒席上親口說的怎的不確說罷擺上酒來九个盤子一盤青菜花炒肉一盤煎鯽魚一盤片粉伴雞一盤攤蛋一盤葱炒蝦一盤瓜子一盤人參果一盤石榴米一盤豆腐乾湯上滾熱的封缸酒來吃了一會主人走進去拿出一個

紅布口袋盛着幾塊土紅頭繩子拴着向余敷余殷說道今日請兩位賢弟來就是要看看這山上土色不知可用得余二先生道山上是幾時破土的主人道是前日余敷正要打開拏出土來看余殷奪過來道等我看劈手就奪過來拏出一塊土來放在面前把頭歪在右邊看了一會把頭歪在左邊又看了一會拏手指頭掐下一塊土來送在嘴裡歪着嘴亂嚼嚼了半天把一大塊土就遞與余敷說道四哥你看這土

好不好余敷把土接在手裏拿着在燈底下瞇過來把正面看了一會瞇過來又把反面看了一會也掐了一塊土送在嘴裏閉着嘴閉着眼慢慢的嚼嚼了半日睁開眼又把那土拿在鼻子跟前儘着聞又聞了半天說道這土果然不好主人慌了道這地可葬得余殷道這地葬不得葬了你家就要窮了余大先生道我不在家這十幾年不想二位賢弟就這般精於地理余敷道不瞞大哥說經過我愚弟兄兩个看的地

一毫也沒得辨駁的余大先生道方才這士是
那山上的余二先生指着主人道便是賢弟家
四叔的墳商議要遷葬余大先生屈指道四叔
葬過已經二十多年家裏也還平安可以不必
遷罷余殷道大哥這是那裏來的話他那墳裏
一汪的水一包的螞蟻做兒子的人把个父親
放在水窩裏螞蟻窩裏不遷起來還成个人余
大先生道如今尋的新地在那里余殷道昨日
這地不是我們尋的我們替尋的一塊地在三

尖峯我把這形勢說給大哥看因把這桌上的盤子撤去兩个拿指頭醮着封缸酒在桌上畫个圈子指着道大哥你看這是三尖峯那邊來路遠哩從浦口山上發脉一个墩一个砲一个墩一个砲一个墩一个砲彎彎曲曲骨裏骨碌一路接着滾了來滾到縣裏周家岡龍身跌落過峽又是一个墩一个砲骨骨碌碌幾十个砲趕了來結成一个穴情這穴情叫做荷花出水正說着小厮捧上五碗麵主人請諸位用了醋

把這青菜炒肉夾了許多堆在碗頭上眾人舉起箸來吃余殷吃的差不多揀了兩根麪條在桌上彎彎曲曲做了一个來龍睁着眼道我這地要出個狀元葬下去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就把我的兩隻眼睛剜掉了主人道那地葬下去自然要發余敷道怎的不發就要發並不等三年五年余殷道但着就要發你葬下去纔知道好嘽余大先生道前日我在南京聽見幾位朋友說葬地只要父母安那子孫發達的

話也是渺茫余敷道然而不然父母果然安子孫怎的不發余殷道然而不然彭府上那一座墳一个龍爪子恰好搭在他太爺左膀子上所以前日彭老四就有這一拍難道不是一个龍爪子大哥你若不信明日我同你到他墳上去看你纔知道又吃了幾杯一齊起身道擾了小廝打着燈籠送進余家巷去各自歸家歇息次日大先生同二先生商議道昨日那兩个兄弟說的話怎樣一个道理二先生道他們也只說

的好聽究竟是無師之學我們還是請張雲峰商議爲是大先生道這話有理次日弟兄兩个備了飯請張雲峰來張雲峰道我往常時諸事沾二位先生的光二位先生因太老爺的大事托了我怎不盡心大先生道我弟兄是寒士家雲峰先生厚愛凡事不恭但望恕罪二先生道我們只要把父母大事做了歸着而今拜托雲翁並不必講發富發貴只要地下乾暖無風無蟻我們愚弟兄就感激不盡了張雲峰一一領

命過了幾日尋了一塊地就在祖墳旁邊余大先生余二先生同張雲峰到山裏去親自復了這地托祖墳上山主用二十兩銀子買了托張雲峰擇日子月子還不曾擇來那日閒着無事大先生買了二斤酒辦了六七个盤子打算老弟兄兩个自己談談到了下晚時候大街上虞四公子寫个說帖來寫道今晚薄治園蔬請二位表兄到荒齋一叙勿外是荷虞梁頓首余大先生看了向那小厮道我知道了拜上你家老

爺我們就來打發出門隨即一個蘇州人在這
裏開槽坊的打發人來請他弟兄兩個到槽坊
裏去洗澡大先生向二先生道這凌朋友家請
我們又想是有酒吃我們兩个攪了凌風家再
到虞表弟家去弟兄兩個相攜着來到凌家一
進了門聽得裏面一片聲吵嚷却是凌家因在
客邊僱了兩个鄉里大脚婆娘主子都同他偷
上了五河的風俗是个个人都要同僱的大脚
婆娘睡覺的不怕正經廠廳裏擺着酒大家說

起這件事都要笑的眼睛沒縫欣欣得意不以爲羞恥的凌家這兩个婆娘彼此疑惑你疑惑我多得了主子的錢我疑惑你多得了主子的錢爭風吃醋打炒起來又大家搬楦頭說偷着店裏的店官店官也跟在裏頭打吵把厨房裏的碗兒盞兒碟兒打的粉碎又伸開了大脚把洗澡的都桶都踢了余家兩位先生酒也吃不成澡也洗不成倒反扯勸了半日辭了主人出來主人不好意思千告罪萬告罪說改日再請

兩位先生走出婁家門便到虞家虞家酒席已散大門關了余大先生笑道二弟我們仍舊回家吃自己的酒二先生笑着同哥到了家裏叫拿出酒來吃不想那二斤酒和六个盤子已是娘娘們吃了只剩了个空壺空盤子在那里大先生道今日有三處酒吃一處也吃不成可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弟兄兩个笑着吃了些小菜晚飯吃了幾杯茶彼此進房歇息睡到四更時分門外一片聲大喊兩弟兄一齊驚覺看見

慌外邊紅如知道是對門失火慌忙披了衣裳出來叫齊了隣居把父母靈柩搬到街上那火燒了兩間房子到天亮就救息了靈柩在街上五河風俗說靈柩抬出門再要抬進來就要窮人家所以衆親友來看都說乘此抬到山裏擇个日子葬罷大先生向二先生道我兩人葬父母自然該正正經經的告了廟備祭辭靈徧請親友會葬豈可如此草率依我的意思仍舊將靈柩請進中堂擇日出殯二先生道這何消說如

果要窮死盡是我弟兄兩个當災當下衆人勸着總不聽喚齊了人將靈柩請進中堂候選雲峰擇了日子出殯歸葬甚是盡禮那日闔縣送殯有許多的人天長杜家也來了幾个人自此傳徧了五門四關廂一个大新聞說余家兄弟兩个越發獃串了皮了做出這樣倒運的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風塵惡俗之中亦藏俊彥數米量柴之外別有經綸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俗語云喫了自已的清水白米飯去管別人家的閒事如唐三爽輩日日在縣門口說長論短究竟與自已穿衣喫飯有何益處而白首爲之而不厭即此如溷厠中蛆虫翻上翻下忙忙急急若似乎有許多事者然究竟日日如此何嘗翻出厠坑之外哉

唐三爽路人耳不足怪也趙麟書亦係余大先生之親串何苦如此寫薄俗澆漓朱自親串竟有味乎其言之

口口帶定彭鄉紳方搵商是此篇扼要處

觀余敎余般兩弟兄之口談知其爲一字不

通之友堪眞之學不必言矣其妙處在於活

色生香呼之欲出獃形獃氣如在目前也

儒林外史第四十五回

儒林外史第四十六回

三山門賢人餞別　五河縣勢利熏心

話說余大先生葬了父母之後和二先生商議要到南京去謝謝杜少卿又因銀子用完了順便就可以尋館收拾行李别了二先生過江到杜少卿河房裏杜少卿問了這場官事余大先生細細說了杜少卿不勝嘆息正在河房裏閒話外面傳進來有儀徵湯大老爺來拜余大先生問是那一位杜少卿道便是請表兄做館的

了不妨就會他一會正說着湯鎮臺進來叙禮坐下湯鎮臺道少卿先生前在虞老先生齋中得接光儀不覺鄙吝頓消隨即登堂不得相值又懸我一日之思此位老先生尊姓杜少卿道這便是家表兄余有達老伯去歲曾要相約做館的鎮臺大喜道今日無意中又晤一位高賢眞爲幸事從新作揖坐下余大先生道老先生功在社稷今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功眞古名將風度湯鎮臺道這是事勢相逼不得不爾至今

想來究竟
氣用事並不會報効得朝廷
倒惹得同官心中不快活却也悔之無及余大
先生道這个朝野自有定論老先生也不必過
謙了杜少卿道老伯此番來京貴幹現寓何處
湯鎮臺道家居無事偶爾來京借此會會諸位
高賢敝寓在承恩寺弟就要去拜虞博士并莊
徵君賢竹林喫過茶辭別出來余大先生同杜
少卿送了上轎余大先生暫寓杜少卿河房這
湯鎮臺到國子監拜虞博士那里留下帖回了

不在署隨往北門橋拜莊濯江裏面見了帖子忙叫請會這湯鎮臺下轎進到廳事主人出來叙禮坐下道了幾句彼此仰慕的話湯鎮臺提起要往後湖拜莊徵君莊濯江道家叔此刻恰好在舍何不竟請一會湯鎮臺道這便好的極了莊濯江吩附家人請出莊徵君來同湯鎮臺拜見過叙坐又喫了一遍茶莊徵君道老先生此來恰好虞老先生尚未榮行又重九相近我們何不相約作一个登高會就此便奉餞虞老

先生又可暢聚一日莊濯江道甚好訂期便在舍間相聚便了湯鎮臺坐了一會起身去了說道數日內登高會再接教可以爲盡日之談說罷二位送了出來湯鎮臺又去拜了遲衡山武正字莊家隨即着家人送了五兩銀子到湯鎮臺寓所代席過了三日管家持帖邀客請各位早到莊濯江在家等候莊徵君已先在那里少刻遲衡山武正字都到了莊濯江收拾了一个大廠榭四面都插了菊花此時正是九月初五

天氣亢爽各人都穿着袷衣啜茗閒談又談了
一會湯鎭臺蕭守府虞博士都到了衆人迎請
進來作揖坐下湯鎭臺道我們俱係天涯海角
之人今幸得賢主人相邀一聚也是三生之緣
又可惜虞老先生就要去了此聚之後不知快
晤又在何時莊濯江道各位老先生當今山斗
今日惠顧茅齋想五百里內賢人聚矣坐定家
人捧上茶來揭開來似白水一般香氣芬馥銀
針都浮在水面吃過又换了一巡眞天都雖是

隔年陳的那香氣尤烈虞博士吃着茶笑說道二位老先生當年在軍中想不見此物蕭雲仙道豈但軍中小弟在青楓城六年每飲白水已爲厚幸只覺强于馬湖多矣湯鎭臺道果然青楓水草可支數年莊徵君道蕭老先生博雅眞不數北魏崔浩遲衡山道前代後代亦時有變遷的杜少卿道宰相須用讀書人將帥亦須用讀書人若非蕭老先生有識安能立此大功武正字道我最可笑的邊庭上都督不知有水草

部裏書辦核算時偏生知道這不知是司官的學問還是書辦的學問若說是司官的學問怪不的朝廷重文輕武若說是書辦的考核可見這大部的則例是移動不得的了說罷一齊大笑起來戲子吹打已畢奉席讓坐戲子上來叅堂莊飛熊起身道今日因各位老先生到舍晚生把梨園榜上有名的十九名都傳了來求各位老先生每人賞他一齣戲虞博士問怎麼叫做梨園榜余大先生把昔年杜愼卿這件風流

事逃了一徧衆人又大笑湯鎭臺向杜少卿道令兄已是銓選部郎了杜少卿道正是武正字道愼卿先生此一番訐隲可云至公至明只怕立朝之後做主考房官又要目迷五色奈何衆人又笑了當日吃了一天酒做完了戲到黃昏時分衆人散了莊濯江請妙手丹靑畫了一幅登高送別圖在會諸人都做了詩又各家移樽到博士齋中餞別南京餞別虞博士的也不下千餘家虞博士應酬煩了凡要到船中送別的

都辭了不勞那日叫了一隻小舡在水西門起行只有杜少卿送在舡上杜少卿拜別道老叔已去小姪從今無所依歸矣虞博士也不勝淒然邀到舡裏坐下說道少卿我不瞞你說我本赤貧之士在南京來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積幾兩俸金只掙了三十担米的一塊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縣我多則做三年少則做兩年再積些俸銀添得兩十担米每年養着我夫妻兩个不得餓死就罷了子孫們的事我也

不去管他現今小兒讀書之餘我教他學个醫可以餬口我要做這官怎的你在南京我時常寄書子來問候你說罷和杜少卿灑淚分手杜少卿上了岸看着虞博士的船開了去望不見了方才回來余大先生在河房裡杜少卿把方才這些話告訴他余大先生嘆道難進易退真乃天懷淡定之君子我們他日出身皆當以此公爲法彼此歎賞了一回當晚余二先生有家書來約大先生回去說表弟虞華軒家請的西

席先生去了要請大哥到家教兒子目今就要進館請作速回去余大先生向杜少卿說了辭別要去次日束裝渡江杜少卿送過自回家去

余大先生渡江回家二先生接着拏帖子與乃兄看上寫愚表弟虞梁敬請余大表兄先生在舍教訓小兒每年修金四十兩節禮在外此訂大先生看了次日去回拜虞華軒迎了出來心裏歡喜作揖奉坐小厮拏上茶來吃着虞華軒道小兒蠢夯自幼失學前數年愚弟就想請表

兄教他因表兄出遊在外今恰好表兄在家就是小兒有幸了舉人進士我和表兄兩家車載斗量也不是甚麼出奇東西將來小兒在表兄門下第一要學了表兄的品行這就受益的多了余大先生道愚兄老拙株守兩家至戚世交只和老弟氣味還投合的來老弟的兒子就是我的兒子一般我怎不盡心教導若說中舉人進士我這不曾中過的人或者不在行至於品行文章令郎自有家傳愚兄也這是行所無事

說罷彼此笑了擇了個吉日請先生到館余大先生絕早到了虞小公子出來拜見甚是聰俊拜過虞華軒送至館所余大先生上了師位虞華軒辭別到那邊書房裏去坐纔坐下門上人同了一个客進來這客是唐三痰的哥叫做唐二棒椎是前科中的文舉人却與虞華軒是同案進的學這日因他家先生開館就踱了來要陪先生虞華軒留他坐下吃了茶唐二棒椎道今日恭喜令郎開館虞華軒道正是唐二棒椎

道這先生最好只是坐性差些又好弄這些雜學荒了正務論余大先生的舉業雖不是時下的惡習他要學國初帖括的排塲却也不是中和之業虞華軒道小兒也還早哩如今請余大表兄不過叫學他些立品不做那勢利小人就罷了又坐了一會唐二棒椎道老華我正有一件事要來請教你這通古學的虞華軒道我通甚麼古學你拿這話來笑我唐二棒椎道不是笑話眞要請教你就是我前科僥倖我有一个

嫡姪他在鳳陽府裏住也和我同榜中了又是同榜又是同門他自從中了不曾到縣裏來而今來祭祖他昨日來拜我是門年愚姪的帖子我如今回拜他可該用个門年愚叔虞華軒道怎麼說唐二棒椎道你難道不曾聽見我舍姪同我同榜同門是出在一个房師房裏中的了他寫門年愚姪的帖子拜我我可該照樣還他虞華軒道我難道不曉得同着一个房師叫做同門但你方纔說的門年愚姪四个字是鬼話

是夢話唐二棒椎道怎的是夢話虞華軒仰天大笑道從古至今也沒有這樣奇事唐二棒椎變着臉道老華你莫怪我說你雖世家大族你家發過的老先生們離的遠了你又不曾中過這些官場上來往的儀制你想是未必知道我舍姪他在京裏不知見過多少大老他這帖子的樣式必有个來歷難道是混寫的虞華軒道你長兄既說是該這樣寫就這樣寫罷了何必問我唐二棒椎道你不曉得等余大先生出來

吃飯我問他正說着小厮來說姚五爺進來了兩個人同站起來姚五爺進來作揖坐下虞華軒道五表兄你昨日吃過飯怎便去了晚裏還有個便酒等着你也不來唐二棒椎道姚老五昨日在這裏吃中飯的麽我昨日午後遇着你你現說在仁昌典方老六家吃了飯出來怎的這樣扯謊小厮擺了飯請余大先生來余大先生首席唐二捧椎對面姚五爺上坐主人下部吃過飯虞華軒笑把方纔寫帖子話說與余大

先生余大先生氣得兩臉紫漲頸子裹的筋都耿出來說道這話是那个說的請問人生世上是祖父要緊是科名要緊虞華軒道自然是祖父要緊了這也何消說得余大先生道既知是祖父要緊如何纔中了个舉人便丟了天屬之親叔姪們認起同年同門來這樣得罪名教的話我一世也不願聽二哥你這位令姪還虧他中个舉竟是一字不通的人若是我的姪兒我先拏他在祠堂裏祖宗神位前先打幾十板子

纔好唐二棒椎同姚五爺看見余大先生惱得像紅蟲知道他的迂性獃氣發了講些混話支開了去須臾吃完了茶余大先生進館去了姚五爺起身道我去走走再來唐二棒椎道你今日出去該說在彭老二家吃了飯出來的了姚五爺笑道今日我在這里陪先生人都知道的不好說在別處笑着去了姚五爺去了一時又走回來說道老華廳上有个客來拜你說是在府裏太尊衙門裏出來的在廳上坐着哩你快

出去會他虞華軒道我並沒有這个相與是那里來的正疑惑間門上傳進帖子來年家眷同學教弟季崔頓首拜虞華軒出到廳上迎接季葦蕭進來作揖坐下拏出一封書子遞過來說道小弟在京師因同敝東家來貴郡令表兄杜慎卿先生托寄一書專候先生今日得見雅範實爲深幸虞華軒接過書子拆開從頭看了說道先生與我敝府厲公祖是舊交季葦蕭道厲公是敝年伯荀大人的門生所以邀小弟在他

縣中共事處華軒道先生因甚公事下縣來李葦蕭道此處無外人可以奉告賢太尊因貴縣當鋪戥子太重剝削小民所以託弟下來查一查如其果真此弊要除虞華軒將椅子挪近季葦蕭跟前低言道這是太公祖極大的仁政徹縣別的當鋪原也不敢如此只有仁昌仁大方家這兩个典鋪他又是鄉紳又是鹽典又同府縣官相與的極好所以無所不為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如今要除這個弊只要除這兩家況太

公祖堂堂太守何必要同這樣人相與此說只可放在先生心裏却不可漏洩說是小弟說的季葦蕭道這都領教了虞華軒又道蒙先生賜顧本該備個小酌奉屈一談一來恐怕褻尊二來小地方耳目衆多明日備个菲酌送到尊寓萬勿見却季葦蕭道這也不敢當說罷作別去了虞華軒走進書房來姚五爺迎着問道可是太尊那裏來的虞華軒道怎麽不是姚五爺搖着頭笑道我不信唐二棒椎沉吟道老華這倒

也不錯果然是太尊裏面的人太尊同你不客
邇同太尊客邇的是彭老三方老六他們二位
我聽見這人來正在這里疑惑他果然在太尊
衙門裏的人他下縣來不先到他們家去倒有
个先來拜你老哥的這个話有些不像恐怕是
外方的甚麽光棍打着太尊的旂號到處來騙
人的錢你不要上他的當虞華軒道也不見得
這人不曾去拜他們姚五爺笑道一定沒有拜
若拜了他們怎肯還來拜你虞華軒道難道是

太尊叫他來拜我的是天長杜愼卿表兄在京裡寫書子給他來的這人是有名的季葦蕭唐二棒椎搖手道這話更不然季葦蕭是定梨園榜的名士他既是名士京裡一定在翰林院衙門裏走動况且天長杜愼老同彭老四是一个人豈有个他出京來帶了杜愼老的書子來給你不帶彭老四的書子來給他家的這人一定不是季葦蕭虞華軒道是不是罷了只管講他怎的便駡小厮酒席爲甚麽到此時還不停當

一个小厮走來禀道酒席已經停當了一个小厮捎了被囊行李進來說鄉裡成老爹到了只見一人方巾藍布直裰薄底布鞋花白鬍鬚酒糟臉進來作揖坐下道好呀今日恰好府上請先生我撞着來吃喜酒虞華軒叫小厮拿水來給成老爹洗臉抖掉了身上腿上那些黃泥一同邀到廳上擺上酒來余大先生首席衆位陪坐天色已黑虞府廳上點起一對料絲燈來還是虞華軒曾祖尙書公在武英殿御賜之物今

已六十餘年猶然簇新余大先生道白古說故家喬木果然不差就如尊府這樣我縣裏沒有第二家成老爹道大先生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就像三十年前你二位府上何等氣勢我是親眼看見的而今彭府上方府上都一年盛似一年不說別的府裏太尊縣裏王公都同他們是一个人時時有內裏幕賓相公到他家來說要緊的話百姓怎的不怕他像這內裏幕賓相公再不肯到別人家去唐二棒椎道這些時

可有幕賓相公來成老爹道現有一个姓吉的吉相公下來訪事住在寶林寺僧官家今日清早就在仁昌典方老六家方老六把彭老二也請了家去部着三个人進了書房門講了一天不知太爺是作惡那一個叫這吉相公下來訪的唐二棒椎望著姚五爺冷笑道何如余大先生看見他說的這些話可厭因問他道老爹去年准給衣巾了成老爹道正是㢘學臺是彭老四的同年求了他一封書子所以准的余大先

生笑道像老爹這一副酒糟臉學臺看見若賓精神怎的肯准成老爹道我說我這臉是浮腫着的衆人一齊笑了又吃了一會酒成老爹道大先生我和你是老了沒中用的了英雄出于少年怎得我這華軒世兄下科高中了同我們這唐二老爺一齊會上進士雖不能像彭老四做這樣大位或者像老三老二候選个縣官也與祖宗爭氣我們臉上也有光輝余大先生看見這些話更可厭因說道我們不講這些話行

令吃酒罷當下行了一个快樂飲酒的令行了半夜大家都吃醉了成老爹扶到房裏去睡打燈籠送余大先生唐二棒椎姚五爺回去成老爹睡了一夜半夜裡又吐吐了又痾屎不等天亮就叫書房裡的一个小小廝來掃屎就悄悄向那小小廝說叫把管租的管家叫了兩个進來又鬼頭鬼腦不知說了些甚麽便叫請出大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鄉僻地面偏多慕勢之風學校宮前竟行非禮之事畢竟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博士去而文壇自此冷落矣虞博士是書中第一人祭泰伯祠是書中第一事自此以後皆流風餘韻故寫博士之去惟少卿送之而臨別數言凄然欲絕千載之下謦欬如聞

薄俗澆漓中而有一二自愛之人此衆口之所最不能容者也虞華軒書另裏偏生有唐二棒椎姚五爺來往寫小地方之人情出神入化從來稗官無此筆仗

唐二棒椎姚五爺兩人儘彀令人作惡矣偏又添出一个成老爹文心如春畫之花發洩無遺天工之巧更不留餘也

儒林外史第四十六回